
著森德韓使大德駐國英

錄憶回林柏

譯合中競周・常履董

FAILURE OF A MISSION

By Sir Nevile Henderson

行發社潮與時

版出月七年〇四九一

時與潮譯叢第二種

柏林回憶錄

定價壹圓二角

著者：

英國駐德大使韓德森

譯者：

周競中 董履常

校閱者：

金長佑

發行者：

時與潮社

印刷者：

時與潮社印刷所

重慶沙坪壩沙坪新村二號

重慶小龍坎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序

這本書是英國駐德大使哈爾森（Sir George Henderson）使德二年的回憶錄，歐氏在戰前二年期間的幾個重要國際會議中，如德國停戰、慕尼黑會議、德國進佔捷克、以及周德爾侵略波蘭而造成的這次歐洲大戰，均曾身當其衝擔任之任，對於這些事件的經過，在書內都有極爲詳盡的描述，而書中錄的生動雋永，尤使讀者有身臨其境之妙。原書係由歐陽漢超研究所遺囑常用書中二位先生轉給漢超。後經該所負責人王亢生先生同意交由本館出版，列爲時與潮叢書第二種，盛意可感，特此誌謝。

陸與潮叢書編輯部 民國二九年七月於重慶沙坪壩

王序

前次世界大戰時英外相格雷（Grey）所著「英國外交二十五年」，一時被譽為治外交史之珍寶。俄國革命後更由蘇聯當局揭露帝俄時代之秘密外交文件，大戰前後之真相益白，於是戰後有所謂「大戰責任論」（War Guilt）之爭辯，而戰爭之正義性與罪惡性之不應為片面理論所蒙蔽，尤為多數評論家與歷史家所同聲主張者。

此次歐洲大戰不幸重演，追源溯始，實有其歷史的現實的諸原因在，但交戰各國則競相發表各種公式文書，以辯明戰爭之責任，惟事實如何，尙有待史家之抉別論斷，此時固未可輕加是非。今英國駐德大使韓德森所著柏林回憶錄一書，其中固難免有為其本國掩飾辯護之處，惟苟能於字裏行間，就其微妙之處細加繹釋，則對歐戰整個觀察，實大有裨益也。

韓德森於使德之前久在國聯任英方代表，其後歷任駐南斯拉夫等國使節，一向被視為

二三等角色。但自一九三七年後英德已開始正面衝突，韓氏獨膺巨艱，在驚濤怒浪之中，撐組折衝達二年之久，最後之和平雖未得挽，但其謀國之忠，治事之勤，耐心之堅，實堪嘉式。本書係據英國每日先鋒報(Daily Herald)所載譯出，其在各國刊行之單行本，題名為「出使之失敗」(Failure of a Mission)，尤足見韓氏之謙衷樸悃，不事誇張，有足多者。

余於外交故實及其人物作風，素感興趣，深慨旋乾轉坤常非使臣一手一足之力，而國策與輿論之健全與否實關重要。韓氏以一身繫世界和戰之安危，固已極盡折衝撐組之能事矣。然卒鮮成就者，時不可為耶？

外交原為一和平之武器，尤為決定戰果之鎖鑰，茲抗戰已入嚴重階段，又值世界丕變之際，幸賴我英明之領袖已定有不拔之國策，其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必將開一新紀元，以爭取國際之平等地位，可為斷言。是則吾國外交界與輿論界諸賢，應如何共體國策，啓導民衆，以達成抗戰建國之大業。實屬責無旁貸者矣。今讀韓氏柏林回憶錄，聊誌斯感，並囑重周二君譯出，以供參考，他山之石不無懲忿之益也。

亢生謹識 二九年七月一日

柏林回憶錄 目次

序

王序

- 一 希特勒的脾氣……………一
- 二 戈林對大英帝國的威嚇……………一一
- 三 戈林的保證：轟炸倫敦……………二二
- 四 德國的擴軍……………三二
- 五 白倫堡元帥的結婚……………四一
- 六 德國侵奧的後台隱憂……………五二
- 七 里賓特羅甫威嚇嬉鬧……………六一
- 八 倫敦不能安全無恙……………六九

九	希特勒與勃朗斯伯勒	七八
十	慕尼黑會議與希特勒	八六
十一	希特勒對蘇聯與英美的態度	九六
十二	希特勒與英國一次	一〇四
十三	柏林在大戰的前夕	一一五
十四	德蘇簽訂條約的經過	一二四
十五	希特勒與蘇聯戰爭	一三一
十六	和平絕望中的秘密	一四〇
十七	里賓特洛甫為什麼要戰爭	一四八
十八	大戰的前夕	一五七

柏林回憶錄

一、希特勒的脾氣

我於一九三七（四月三十日到）的柏林，第二天即五月一日適逢德國慶祝勞動節。這天最大的作用，在發揚演說，因此我有機會看見希特勒，並第一次聽到他本人的演說。

那天我還沒有去演說，所以參加開會，也是非正式的，我先到德國劇院，隨後又到了公園。

劇院的演講者是波貝爾，他的題目是「藝術與文學」，我對於他演說時熱度的自然，聲音的和諧，甚為贊賞。他所講的題目，不牽涉政治一類的事情，所以沒有他平時宣傳所不能少的詭辯和欺騙。

公園裏很齊整的排列着聽衆，恭聽希特勒的演說。他的講詞似乎含有打擊民主國的意
思，特別是對於英國。當時德國報紙，盛行反英攻勢，不過主要的是反對在蘇聯的猶太勢
力，講到德國，希特勒有一句話深深的打動了我。他說：「沒有一個民族能夠規避歷史的命
運。」因此他說德國人應該刻苦以求獨立，不依賴其他國家，如有必要，并須在東歐作戰
，以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間」或發展空間，我當時感到興趣的不是希特勒所說的話，而是
他本人和聽衆所反應出來的心理，我覺得他的聲音很粗硬，沒有半點同情的語氣，但是他
有極大的演說天才，聽衆似乎很贊賞他的演講。

那天天氣很好，我覺得聽衆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比擠在會場裏像沙丁魚一樣的聽些他
們早已聽夠了的話來得舒服。

希特勒怎樣能得這許多人的擁戴，他有什麼魔力可以使他的信徒對他如此馴服，這一
點，自始至終是令人驚奇不止的。希特勒除了具有籠絡人心的本領之外，使他壓倒其同夥
的一個因素就是他的信心。他對德國有信心，對自己所負使命有信心，對自己的驕傲和偉

大有信心。總之，希特勒有信心，有意志力。

有一次我參觀希特勒檢閱黑衫及褐衫軍隊，前後共四小時，他總是伸出右手行着納粹敬禮。沒有停過一分鐘，後來我問他怎能如此做，他回說：「全靠意志力」。可是我真奇怪他竟能如此做！

有一位以前常因職務上的關係須和希特勒談話的朋友問我，在我和希特勒談話的時候，是否要時常想法來找發言的機會。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觀察，他說他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可是我的經驗並不如此。希特勒未曾漠視過我所說的話，不過他和里賓特羅甫一樣，只想他第二步所要說的話，有時他做着準備聽的樣子，說話也不是長到使人不能忍受。

有一次我講了五分鐘或十分鐘的話，他所回答的比我長三倍，因此我總極力避免自己發言。我如果發覺他的話講得太多講到忘其所以的時候，我就打斷他，他也并不因此而生氣。

我覺得他所表現的情緒，不大自然，他時常做着興奮的樣子。

★

★

★

★

一個未向駐在國呈遞國書的大使，他的地位是非正式的，不但對於該國政府的官吏，就是對於其他各國的外交人員，也是認為與他們不發生關係的。但有一例外，我把對白倫堡 (Promberg) 元帥的非正式的訪問當做正式的拜會，白倫堡是希特勒指定的倫敦加冕典禮德國代表（此外同行者還有蘇爾策海軍大將 (Schnitzke) 及斯圖爾夫將軍 (Stumpf)），我到陸軍部去拜訪他，並且替他們餞行。白倫堡給我很深的印象，他年已五十八歲，身軀高大，英勇威嚴，是一個典型的德國舊軍人，實在沒有人比他更適宜做參加英國加冕典禮的代表。

據說希特勒很信賴白倫堡。他常對人說，如果白倫堡背叛了他，他就跳窗自殺，可是結果如何呢，白倫堡並未背叛希特勒，但他的所做所為，都違反了希特勒的希望，不是希特勒跳窗，倒是白倫堡被丟到垃圾堆。不過那是十個月以後的事。當時的白倫堡或者可以

說是希特勒最接近的朋友和顧問。

這位可憐的白倫堡，他是我在大使館招待的第一個德國人，也是第一個請我上他家裏的人。在他家吃飯時，戈林亦在座，我記得飯後，戈林白倫堡以及當時的德國外長牛賴特和我談天，有一位問我假使有人對我行着納粹敬禮，或對我說「希特勒萬歲」我將怎麼樣。那時我碰巧很機警的說：「我就伸出右手，緊拊着手指，以離右眉高一寸的姿勢，兩腳肅立的說『不列顛皇上』，他們都笑了，但事實上除了管大衣室的人和美德福（Unity Mitford）女士對我行過『希特勒萬歲！』的敬禮外，他們都不對我行這樣的禮。不過當美德福女士在紐倫堡對我行納粹敬禮的時候，我竟慌亂得，忘記了說『不列顛皇上』這一句話，而且也沒有說其他的話。

在英王喬治六世加冕之前一日，我謁見了希特勒，並呈遞國書。當時適逢飛船「興登堡號」失事，此謠傳其中尚有弊端，希特勒對此問題，非常氣憤。

我的運氣真夠霉，每逢和他見面，常時碰着他心境不好，我們很友誼的互相談着預先

準備好的頌詞，一直到我慰問「興登堡號」失事事件及死亡的德人的時候，他才提起了一點精神。

於是他領我到另外一個房間坐下，告訴我在「興登堡號」沒有出發之前，就已接到許多警告信，并在最後一次起飛以前，全機都經檢查過。

希特勒對我相當客氣，但是我又重新懷疑到他統治德國的祕訣。許多德國人——尤其是女人——常高聲對我誇贊希特勒的臉上的光輝表情和銳利的眼睛，當我凝視他那一雙眼睛的時候，常覺得充滿着熱和怒。

當他很理性的時候，我常爲他的強辯的老練和邏輯所煩惱，但是他一興奮起來（這是對於他的國人有極大魔力的情緒），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請他平心靜氣。

我第一次拜會希特勒時一同在座的有牛賴特司法部長，還有希特勒的名翻譯司美特（Schmidt）博士。

以我個人而言，我時常直接用德語和希特勒談話，完全用不着司美特的翻譯。但是司

美特常記錄了許多東西，這些我以為對於他的主人一定是很有用處的。

有一次，他得到允許給我一本經過刪削後的談話記錄，那年秋天，哈里法克斯和希特勒會面，也得了一冊司美特手筆的他們談話的記錄。

不過這是在牛賴特當外交部長的時候，才肯送這樣的紀錄。到了里賓特羅甫繼任外長之後，根本就不容許有這樣的事。

我在柏林剛滿一個月，就接到政府的訓令要我開始依照張伯倫——他當時繼包爾溫為首相——預定的步驟，設法改進英德的邦交。

其中所包括的有邀請牛賴特赴倫敦一項，邀請他的目的主要在討論西班牙的海面管理問題，其次是一般的商討整個國際形勢。

我還記得，當我對牛賴特提到此事時，他頗有難色，事實上他比我更知道這種建議所含的內在的困難。不過，他雖說赴英之事至早須在六月二十日他聘問巴爾幹各首都任務完畢歸來之後，但他答應和希特勒商量。

縱然有這樣的困難以及其他的小問題，但結果還是接受了我們的邀請，並宣佈於是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之間起程。

我的一場歡喜，轉瞬成空，並且知道我一切對於開啓英德談判之門的努力，似乎已不幸完全歸之泡影。起初我還把這件事之失敗歸罪於機會不好，但是不久，我知道這是預先計劃好的。

六月十九日，柏林官方宣佈：「隨着西班牙飛機在伊維薩（Ibiza）轟炸「德意志號」之後，德國巡洋艦「來比錫號」（Leipzig）又在奧倫（Oran）遭遇魚雷的襲擊，幸未命中」。第二天我就接到牛賴特私人的一封信，說他現時不能到倫敦去。

六月二十日是期日，我費了一整天四處去找外交部長。我猜想他大概認為三十六着，走為上着，於是往鄉下一溜，去向不明。

但是在深夜裏，我還是在想法子找到了他，我到外交部花園中他的私邸去看他，我告訴他說「來比錫事件」本身只有使他更有到倫敦去的必要，在未見希特勒告以此事之前，我

不能把他的拒絕當做最後的答覆，承牛賴特的厚意，替我設法，第二天早晨我和他見了希特勒一面。

希特勒剛從威廉港（德意志號被炸死的水手三十多人運到該處埋葬）回來，心煩又是和「魯登堡號」失事後我們第一次會見時一樣，他只看見德國的死人，聽見關於死的報告。他拒絕聽取我所有有條有理的辯論，并堅持在此種情況之下，不能答應他的外長離開德國。

他的態度如此沒有理性，竟使我自己都無法解釋。

後來由一位德國的熟人知道一些內幕，於是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萊比錫號事件」——真相如何，永未查過——不過是用來作爲拒絕一個諾言的藉口，這個諾言事實上當時並未得到希特勒的核准，更未經駐英大使里賓特羅甫的通過。

里賓特羅甫在他的駐英大使地位之外，又是一個「特使」（Ambassador at Large）。他深恐牛賴特到倫敦去會損及他的威信和他個人的虛榮。他最大的缺點就是喜歡找麻煩，

柏林回憶錄

一〇

因此永遠有些瑣事堆在肩上。

一九三九年九月的事件，在歷史上里賓特羅甫要負極大的責任。他反對牛賴特到倫敦去的陰謀的成功，對於希特勒的政策自始至終是一種惡影響。